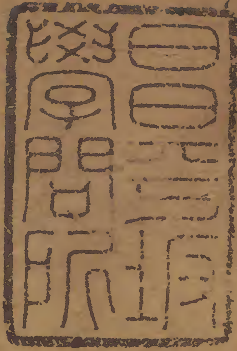


重刻通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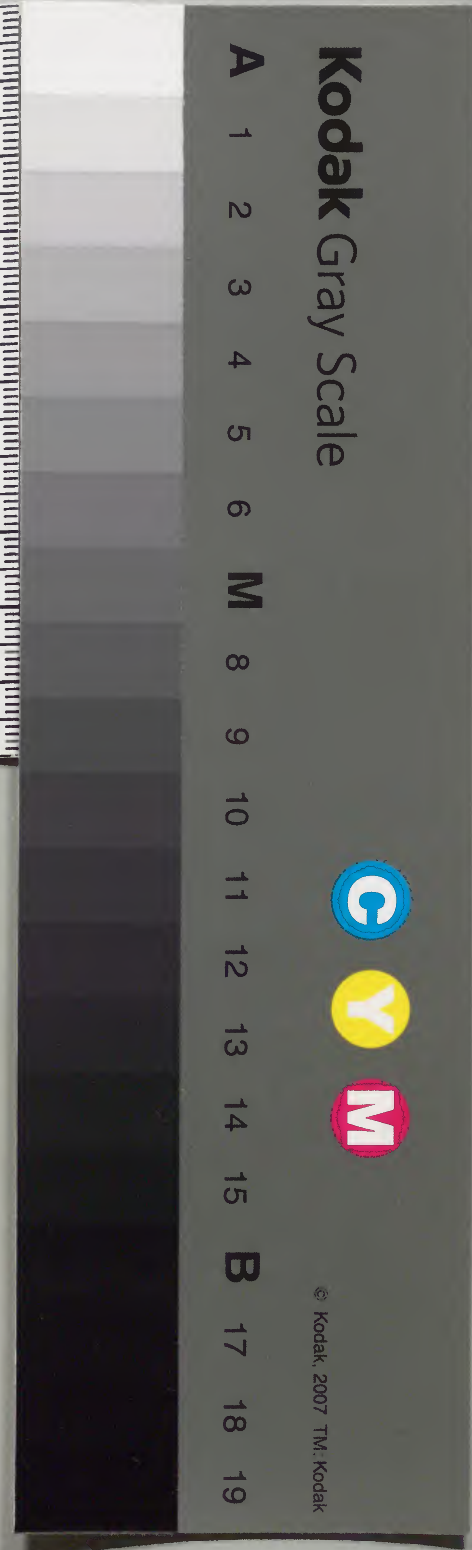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一	書
	六	六	門
四	九	〇	
八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元	五		漢
三	一		書
函	四	大	
一	八	〇	
六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60
冊數		48(3)
函號		293 124

九三十一



通典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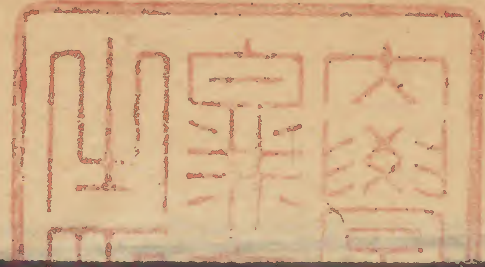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九

錢幣下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
文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錄尚書江
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之
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在交易豈假
多數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
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也凡剗制改法宜順人情未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九 食貨九



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議自前代赤仄白金
俄而罷息六貨潰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
行夫錢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
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識如或漫滅尤難
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慮
翦鑿日多以致銷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人巧雖密要
有蹤蹟用錢貨鏹事可尋檢直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
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
明舊科擒獲卽報畏法希賞不日息矣中領軍沈演之
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周代皆所以阜財通利

實國富人者但採鑄久廢喪亂累仍糜散湮滅何可勝
計晉遷江南疆境未處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封畧
開廣聲教遐暨金鏹布洽爰逮邊荒用彌廣而貨愈狹
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雖重禁姦弊方密肆力之
眈徒勤不足以供贍誠田貨貴物賤常調未革愚謂若
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
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
私非便乃罷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
私銅以充官鑄五銖范亦又陳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
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

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而行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良由階根未固意存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贖欲速之情則嘉謨日陳聖慮可廣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空乏

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爲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旣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將謂官藏空虛宜速改變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災弊賑國弔人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

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也人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上不聽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翦鑿者謂之萊子尤薄輕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鷲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

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太始初唯禁鷲眼縷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閭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

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方督貢金大興
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
祿薄賦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
鑄大錢也磨澤滌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
人不習淄染不復行矣所賣鬻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
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復生詐循環起姦明主尤所
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小輕
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
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
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為錢貨轉少

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
上崩乃止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殆
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劬斛直數十機杼
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
期僮賃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
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鞭捶質繫益致無
聊○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
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荆州
東夷陵雲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齊安竟陵漢陽富水郡
地江州今潯陽鄱陽章郡廬陵臨川郡地湘州今湘川
之地梁州今漢川之地益州今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

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雜錢五銖徑一分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五朱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爲朱耳三吳行之差

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錢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卽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陂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

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鷲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鷲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為貨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鷲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後魏初至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

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正為錢百在

所造錢工備爐冶人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鍊無所和雜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賈不通貿遷頗

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今昭應縣是有銀鑛二石得

銀七兩其秋恒州時恒州今代郡安邊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馬邑郡界

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今郡地舊有金戶千餘

家常於漢水汰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

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鬪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淠鄧通之錢收利徧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造五銖其中毀鑄隨時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初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徐今彭城邳邳郡地揚今壽春郡地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京郢之邦者則礙於兗徐之域荆今南陽地郢今汝南郡地兗今魯郡東平郡地致使貧人有重困之憂王道貽隔

化之訟去永平三年勅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鷺眼環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行使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爲尺以濟無有至令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歷代交易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臣之

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并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圖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秦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

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鈔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鏹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代之宜便利於此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鵝眼環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旣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常憲旣欲均齊物品塵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詔

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畧不入於市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今玉山縣鑛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許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錢稍小薄價用彌賤於初乃重制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祕書郎楊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

入爲武貴中郎親對光武釋其趨向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况昔爲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折侃乃隨宜剖說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踰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遺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

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武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應自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偁計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鑪亦聽人就鑄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疋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旣多輕重非一四方

州鎮用各不同時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

卽高恭之兄字道

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錢之輕重時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錢至孝文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五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貽訓

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大倉藏朽貫於泉府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虛國用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口夫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沒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則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

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繁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

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
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
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秤皆準市秤以
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
市之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
若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
小之錢若便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
爲限羣官參議咸以爲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
止文宣受東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
文其錢甚貴而製造甚精其錢未行而私鑄已興一二

年間卽有濫惡雖殺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
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
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
別青齊徐兗梁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
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尙
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
與五銖並行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
用西域金銀之錢漢書西域傳劉賓國以銀爲錢文爲
騎馬幕爲人面幕卽漫也烏弋山離
國之錢與劉賓國同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加金銀飾其
仄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卽更
鑄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

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以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靜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後魏食貨志云齊文襄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巾用計一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則一千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鑄當是大小秤之差耳

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勳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貿易不止四年詔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鑑錫鑑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鑑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倣倣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

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又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每千宜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鍊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

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

歐陽詢爲文書含八分及隸體每兩二十四銖

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爲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

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天下惡錢轉多所在官爲市取五文惡錢酌一好錢其年又改以好錢一文易惡錢二文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錢直開元錢十周年以後廢二年詔開元錢依舊施行乾封錢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卽令鑄破其厚重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爲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

而復舊永淳元年五月勅私鑄錢造意人及勾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罪歸以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六十若有糾告者卽以所鑄錢毀破并銅物等賞糾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酌賞武太后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勅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令用其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擇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尤甚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鼓鑄神龍先天之際

兩京用錢尤甚濫惡其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以錢模之斯須盈千便齎用之開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詔又切禁斷天下惡錢不堪行用者并銷破覆鑄由是四民擾駭穀帛踴貴二月又勅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右輕重得中則利可和義若真偽相雜則官失其守項日用錢不倫此後深恐貧窶口困姦豪歲滋所以申明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十一年制曰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

利人之所急然絲布財穀民爲本若本賤末貴則人棄賤而務貴故有盜鑄者以嚴刑而不悔藏錕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在採銅鉛官爲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他貨兼用違法者准法罪之二十二年三月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抄

勺貿有無古之爲錢以通貨幣項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代革時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斷鑄錢上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寶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啟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衛錄事叅軍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今之錢卽古之下

幣也今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如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啟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則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

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復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錢重而傷本貨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由人鑄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由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

者衆夫銅之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
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
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
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
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爲不
便事旣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初年兩
京用錢稍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
好錢加價迴博令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
往江淮南每一錢貨得私鑄惡錢五文假託公錢將入
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縋環之類每

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勅泉貨之用所以通有
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
之制永言適便必在隨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
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
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卽出錢三數十萬貫
分於兩市百姓問應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
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
輒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
久用惡錢制下之役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
開塲出左藏庫內一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

不得俄又宣勅除銚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依舊行用
 久之乃定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給用猶費奏鑄
 乾元重寶錢每貫十斤一文當開元通寶錢一十文又
 鑄重稜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開通五十文皆鑄錢使第五
 琦所奏也奏也姦猾之人多用破錢私鑄新錢雖獲深利隨遭重
 刑公私不便尋總停廢還用開元通寶錢人間無復有

乾元重稜二錢者蓋並鑄為器物矣按天寶中諸州凡
 絳州三十鑪揚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
 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
 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
 十斤白鐵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錢
 用銅鐵錫價約七百五十文下匠在外每鑪計鑄錢
 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文

通典卷第九

乾隆十二年校刊

食貨九

三

通典卷第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十

漕運 秦 漢 魏 晉 後魏 隋 大唐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第十 食貨十

車兩也起於黃腫直瑞反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腫

音晚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

至北河也高密琅邪郡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

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

道路所費凡用百九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孝文時賈誼上

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地鏹道數千不

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

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

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

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

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

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

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

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

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

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

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

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

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

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

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

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壩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

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

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

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語在田制上篇其後人有

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於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

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

從故道多坂迥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

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

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之

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

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

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

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商度也五鳳中

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

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翊郡

地弘農今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陽平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志卷一 食貨十

三二

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
 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
 二萬萬餘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
 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
 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至於今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
 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
 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
 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
明出軍至祁山今扶風縣始以木牛運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按亮集督軍魏力杜

海牛其法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人領中舌着於腹
 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
 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
 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
 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
 鞅勒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
 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法曰尺寸之數助長
 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分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前
 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前脚孔分墨去
 脚孔分墨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五分長一分五分黃一寸
 孔去前孔分墨一分五分長一分五分黃一寸後脚
 孔去前孔分墨一分五分長一分五分黃一寸後脚
 八分廣二寸厚一分五分後孔分墨四分五分前孔去脚
 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後孔分墨四分五分前
 受米二斛分墨一尺三寸孔去肋下七寸前分廣七寸八
 去下孔分墨一尺三寸孔去肋下七寸前分廣七寸八
 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
 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長二尺
 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同前
 ○晉武帝太始

乾隆十二年校刊
 食貨十
 四

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竟未成功懷帝

永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塢烏割反擁也成帝咸和

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

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

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

城揚州今壽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

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

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

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

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

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僱車牛送京道險人弊

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

私人僱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

私人僱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

應不減此求車取僱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採砍計

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僱作手并

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絹七十八疋

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僱

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

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一百一 食貨十

准其僱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濡陂其陸路從濡陂至倉門調一車僱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爲闕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僱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

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半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卽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旣陳便利無容輒抑若効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朔不可縣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

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芻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利
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况乃漳洹夷路音洹
桓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諸通水之處
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
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
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所有缺且賃假充事比
之儻車交代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葺使
理有可通必無擁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
暫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
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

武郡高平今平涼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
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
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
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
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
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
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
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崑崙山今在
平涼郡高平縣今算頭山語訛亦曰泚屯山即崑崙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
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一百一十 食貨十

七

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卽大省人力旣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汾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汾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

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卽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今范陽郡涿竹角反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爲北狄之地鄯音善且子餘反乾隆十二年校刊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渠下 食貨十

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
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
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
會於平壤高麗所都○大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
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楫至京故城棧音伐京故城卽長安城
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元宗問朝集使利害
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
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
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
一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

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
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卽逢黃河水漲不
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卽漕
路乾淺船艘隘闕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
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旣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
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僱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
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
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卽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
倉船從黃河不入洛水卽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
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

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
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
江南船至河口卽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
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卽數
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
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卽給貨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
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
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
詔哀矜躬親支計並其危急今旣大駕東巡百司扈從
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

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
西還卽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
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
卽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
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
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
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憂人而
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
三年糧卽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
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

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迴其從河口卽分入河洛官自僱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旣屬水險卽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沂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

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昺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沂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漲涸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

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
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
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
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不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
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
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
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
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
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
堅為天下轉運使

滿漕二水會於漕渠每憂大雨輒皆填淤大歷之後漸不通舟天寶

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

舊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太原倉

又運至永豐倉及京太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長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運二百五十萬石每遞用車千八百乘至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遞重恐傷牛於是遞場為交場兩遞簡擇近水處為宿場分官押之兼防其盜竊大歷後水陸運每歲四十萬石入關

鹽鐵 周 漢 後漢 陳 後魏 後周 隋 大 唐

管子曰海王之國 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 謹正鹽筴 正稅

也音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

男食鹽五升少半 少半猶劣薄也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

鹽二升少半 吾子謂小男小女也 此其大歷也 歷數 鹽百升而釜 十

乾隆十二年校刊 食貨十

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也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

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

為強而取之五六為三十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

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強 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多 然則舉臂勝音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 售鹽於吾國彼國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

而糴於吾國為售耳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國為售耳 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我未與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

其本事也與用也本 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

也推猶此度也 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也 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 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 反煮水為鹽煮海 正音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庸功也 而煮鹽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 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術 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餽而食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 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糴之得成金萬斤○漢孝武中年大興

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
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
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牢盆煮鹽也
牢盆益煮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籥以致
富美美饒也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沮才不可勝聽敢私
鑄鐵器者煮鹽者鈇左趾鈇音徒計反足鉗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
者置小鐵官鑄故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
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作官府主煮鑄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
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
不便縣官作鐵器苦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強令民買

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
又董仲舒說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
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
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無與天下
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
議者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
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
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倚倚大
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為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
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

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
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
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
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
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
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人化
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
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
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胸

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
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
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
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夫之死士死士用則仇讐滅田
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
富國而教之以禮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人懷敦朴
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氣
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
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
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

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間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

缺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

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權酤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荊州今襄陽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十 食貨十

十七

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卽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悒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

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大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

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貨
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
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
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
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
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
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
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
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各收其利買遷於人則不
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

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
也元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
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
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
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
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
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
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
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
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

通典卷第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十一

鬻爵 漢 後漢 晉 後魏 大唐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渫敬也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人賦少三曰勸

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

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
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鐔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此十一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乎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 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 其有罪又減二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十一 食貨十一

二

等爵得至樂卿

樂卿者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

以崇軍功軍功多

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

都之勝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爲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凡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縕袍以示之○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

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

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一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

此制尋即停罷

權酤 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酤

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

木為權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 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

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

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權酒之

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

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幹謂主領之音管

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

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

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

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

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使人

可以相御也

旨美也御進也

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

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

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

乾隆十二年校刊

食貨十一

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

月讐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

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

參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

之以其七人官其三及糟截灰炭截酢漿也給工器薪

樵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

足奏請權酷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

共之○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勅天下州各量定酷酒

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歷六年二

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

人酷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算緡漢晉以後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

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

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

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輶小車諸賈人末作貫貸賣買居

邑貯積諸物貫除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

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率緡錢二千

而算一者則出二千錢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率緡

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比身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食貨十一

六一

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商賈人輜車二算商賈

騎士而有輜車皆令出一算也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不悉

戊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盡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

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

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縱

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可方受告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

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有司理之

獄少反者理匿緡獄少有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分曹言曹輩往往即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得民

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

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八偷甘食好

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

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

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

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就也此謂其沒入奴婢分諸

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徒奴

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

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

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

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
堪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亦爲常以
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
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
緡之類

雜稅 漢 後漢 宋 齊 東晉 後魏 北齊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

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

商車始稅商賈船
車令出算也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

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

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
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宣帝時耿壽

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

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
大馬也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

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

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

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

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
若客館皆各自占所爲

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

爲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

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食貨十一

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口四十錢

以治宮室蜀李雄薄賦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

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

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

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

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

郡也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土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

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

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

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頂反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

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

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

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

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

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

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

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

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

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

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
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
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主大說於
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
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
薄斂何足怪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
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
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
一年稅錢克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
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
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廉

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
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
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
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
以上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
勅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埭程大歷
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
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
畝更加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五文

平準 均輸附○周 漢 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鄭元曰量豆區
斗斛之屬度丈
尺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
今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經界也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
肆也肆異則市平以政令禁物
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
則市均鄭衆云靡謂侈靡以商賈阜貨而行

布通物曰商居賣以量度成賈而徵債徵召債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

來債音鬻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

劑音子隨反以賈人禁偽而除詐賈人胥師賈師之屬

與實詐爾物之情偽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也同者謂人貨不

貨則除賈而與之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

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仄日昃也市者

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城市雜聚之處言主

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

物極衆也凡理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

者使亡靡者使微謂物行苦者也使有使阜起其賈以

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多靡細好使富人

好奢徵之而已鄭衆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

使之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璽即印章如今斗檢封

有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

布有災害物貴市不可以稅為人乏困也凡市偽飾之

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

者十有二鄭元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

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鬻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焉賈師

掌其次之貨賄之理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

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

而睹久雨而有疫病者也貴賣之因貯米穀棺木四時之珍異亦如

之薦宗廟○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臣自

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有平準令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

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佞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眾夫末脩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十一 食貨十一

十一

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
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虜所俘
乃脩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蓄
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
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
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
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檀裘兗荆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
終之具以待商而通待丁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
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

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
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
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
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
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
況上爲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
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
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
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

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
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
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
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
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
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
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
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
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
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

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業均輸則人不勞故平
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
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
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
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
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兼并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
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
有餘而拯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災賴
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
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

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
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以末
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
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林竹穀纁旄玉石穀纁
可以爲布旄屬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枏梓薑
桂金錫連音蓮鈔之丹砂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
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
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
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
道之所符符謂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
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計然蠡師文子
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
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

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
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
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
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
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
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
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
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洪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

在岐文王作豐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

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陰音却地居隴蜀之關要故曰陰陰為要路之間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徒櫟邑左馮北鄰戎翟東通

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

而會地小人眾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

亦沃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印都出銅臨印出鐵竹木之器南

御滇燹滿北燹僮西近印竿右各竿馬旄牛然四塞棧

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

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
 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
 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
 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
 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楊及平陽在趙之西陳西賈秦翟北賈
 種代石北也石邑縣在常山地邊胡數被寇人矜慎伎冀音冀伎音之
 致反今以士名強直為慎中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人羯羶不均羯九竭反羶音
 兕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側匹抄反悍而武靈王益厲

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謔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
 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
 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
 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
 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
 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千蹄
 角百六十七頭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彘水居
 千石魚陂魚以斤兩為計山居千章之萩萩木所以為轅也音秋安邑千
 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典卷十一 食貨十一

十七

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汧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若干畝厄茜音倩其花染繪赤黃色千畦薑韭千畦二十五畝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渠略反徐廣曰會聚飲食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六經也今理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

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

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

千坂長頸漿千甌甌年也屠牛羊彘千皮穀糶千鍾薪

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者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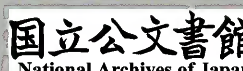
曹掾竹竿萬箇其輶車百乘馬車也牛車千兩木器髹徐廣

漆也者千枚銅器千鈞二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厄茜千

石石百二十斤馬蹄噉千噉音口牛千足羊彘千隻僮

手指千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有作務須手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砂千

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疋搦布皮革千石搦音土合反搦



布白漆千斗藥麴鹽豉干或作合器名有甌孫叔敖云甌瓦器受斗六升合為

也甌音台鮐千斤鮐音台鮐千石鮐音在棗栗干

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

千種子貨金錢千貫節駟會駟音祖即反駟儉也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儉利比

於千乘之家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

廉賈貴乃賣賤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

乃買故十得五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貨子錢子錢家以

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

息什倍用此富均關中宿商大賈大底盡諸田田

晉出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各有杜也亦巨萬此

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也

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

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

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理生

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其奇勝田畝拙業也而秦陽以

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

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

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

也理刀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

乾隆十二年校刊

通鑑卷一百一 食貨十一

方也而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
 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
 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
 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
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
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
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
後與之各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廩
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周之月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
出息五百也貸音士得反五均樂語樂元語河
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

餘息恩及幹音傳記各有幹馬幹音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

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
 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

郡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市長皆為五

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
 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

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皆自占司市錢府

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隱實諸司市常

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

平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

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

錢萬物邛貴過平一錢邛物價起也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

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

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

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

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

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羲和置命士

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督

臨淄姓偉等姓姓名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簿簿計簿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

下詔曰夫鹽食穀之將為食穀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

平仰以給贍仰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

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

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

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眾庶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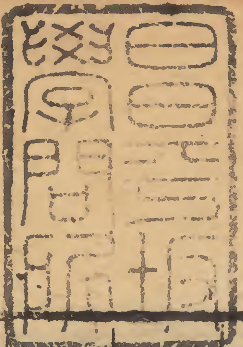
不安生○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

上計吏來市珍寶以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僱運

之流官總取而官輸於京故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

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

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買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
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
用度益奢



通典卷第十

文化甲子

